

梨花似雪

鲁彦周 著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梨花雪

鲁彦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花似雪/鲁彦周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02-005283-5

I. 梨… II. 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864 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梨花似雪

Li Hua Si Xue

鲁彦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7.125 插页 6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5283-5

定价 48.00 元

(共两册)

责任编辑:赵水金 刘海虹

装帧设计:张佳月

书名题字:方 馨



鲁彦周

康诗纬 摄影

鲁彦周小传

鲁彦周，男，安徽巢湖人，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出生于巢湖北岸一个农民家庭。幼时颇历艰辛，种地牧牛，读了几年私塾，后来也上了两年中学；参加革命队伍后，靠自学为自己补了课，也为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五十年代早期，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九五四年开始发表小说，随后就源源不断发表作品。鲁彦周既写小说，也写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有小说集和散文集出版。话剧剧本《归来》曾获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会演剧本一等奖，电影文学剧本《凤凰之歌》曾获一九五八年文化部电影剧本征文奖。一九五九年英国剑桥版《世界名人录》曾收入其传略，中国作家辞典及各种名人录皆收有他的传略或介绍。

“文革”十年，鲁彦周停笔十年，但从一九七八年后，作品又如泉水涌出，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或发表或拍摄。长篇小说《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阴阳关的阴阳梦》、《双凤楼》在国内均有好评。中篇如《天云山传奇》、《呼唤》、《逆火》等，有的被改为电影、电视，有的在国外获奖（如《逆火》），有的得全国大奖（如《天云山传奇》曾获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拍成电影后，还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等，并被译成德文、日文、俄文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此间，鲁彦周还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如《柳暗花明》、《巨澜》、《廖仲恺》等等。他的大量散文、小说曾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并获得多次奖励。

鲁彦周曾多次被评为安徽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曾是安徽省政协常委、省人大代表，一九八二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鲁彦周曾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

我的一点说明

我请求读者，在读这本书以前，先看看我的一点说明。

先说说我的心情：打完《梨花似雪》的最后一个字，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涌起许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绪。是欢欣，还是心酸？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它写成了，以我年近八旬的老人写完这部作品，在一些人看来，好像很不容易了，可我并没感到什么。它虽然写了近四年的时间，我在其中却感到人生的最大欣慰，感到这是我心中久已蕴藏的想说想写的内容的一次大释放。我有了一种了却夙愿的欢快感，有和我心中的人物倾诉和聊天的乐趣，因为书中的许多人物确是我所熟悉所喜欢甚至所爱的，我久久有想写他和她的欲望了，这次我总算把它完成了。

这本书虽不能说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但确实是我的真情的倾诉。我没有矫饰，没有故弄玄虚。虽然我在书中也常常变换手法，可那都是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我没有在形式上想创造什么，因为我早已过了这个年龄段，也没有这种创造的雄心壮志了。所以，我认为我基本上是朴素的描述，是淡淡的抒情，是娓娓而真情地叙述我的人物的命运。至于是否有某些政治方面概念，我想那也因为是我的人物所碰到的回避不了的关系，我没有想多触及政治，更没有想通过这部作品来概括我们的某些经历和历史，我没有，我只是想写我的人物的命运而已。人物命运要有这样一些遭遇，我也没有办法回避，这是时代使然。这点一定要请读者理解。

但是，这本书还是很好看很好读的。这是我一贯的创作主张，

我是为人民而写。因此，我要让他们看得下去，并且能够读得兴趣盎然，读得懂她，这点我想我是做到了。

下面我还要对以下几点情况做一些解释：

一，这本书采取一书二式的形式，所谓一书二式，并不是仿照一国两制。所谓二式，是既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又采取了纪事的形式。谁都知道，小说是以虚构为主的，没有虚构，没有想象，也就没有了小说。而纪事则是真实的记录，是不允许虚构和编造的。在这部书里，当然以小说为主，它是一部道地的小说。但是，在其中也夹了不少我对我的家乡和我的童年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则完全不是小说，而是实实在在的纪实。我把这两种形式放在一本书里，在纪事前面我都标明为《纪事》，所以我叫它一书二式。这是要向读者说清楚的。

二，为什么要采取一书二式？我有我的想法。我想用纪实文字来抒写和记录我的故乡中的许多人和事，而这部小说则基本上是以我故乡为背景的，两者合在一起，或可能对读者有些参照作用。当然，不喜欢读这类纪事文章的读者，可以在翻到《纪事》页时，跳过去不读，它并不妨碍你读小说。若喜欢读这类纪事散文体的，则可以在读小说的同时读读散文。虽然可能打断了你的读书的习惯，但也可以当作休息。这是我的主观想法，也可能是不可取的，现在则只能这样了。

三，这本书的小说部分，我已说过，它是虚构的产物。小说中的人物，均是我所创造的人物。他和她当然都不是真人。但是，因为是从我在实际生活中感受而来，因此这部书里的人物，很可能有这个人或是那个人的影子，这是很难避免的。但这些人已经是作家创造的人物了，他和她和生活中的真人，已经毫不相干。因此，请读者千万不要对号，说这个人是写哪个，那个人是写哪个，这种对号不符合文学规律，也是对不上的。即使我写了真实的地点，它也不是真人真事。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和想象。它和真

人真事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所以,我在此要借用现在电视剧前常用的词,本书纯属虚构。当然《纪事》部分除外。

四,关于这本小说创作,我不好说什么,这要让读者和批评家来评论。我想说的是:我的创作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我写小说还是以人物和人物命运为主。而人物又不能离开时代,所以这部小说年代拉得较长,也涉及到党内一些运动,这是没法回避的事。可我仍不认为我是在写政治,是政治小说,我认为不是,它只是写了几个女人和男人的命运和爱情而已。我觉得说它是爱情小说倒有点近似,当然也只是近似而已。我自己也说不清。这只有请读者来鉴别,来评论了。

只有读者,才是真正的评论家,是作家的上帝。

五,在这部小说里,我用了不少第一人称,也用了第三人称,有时把我自己也放了进去,这样也是为了读者读起来方便,没有搞形式创造的意思。虽然我知道,形式对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是多么重要。可我已没有想在形式上创造什么的野心了。我只想写得平实,写得真实,写得故事性比较连贯。没有别的意思。好了,不多说了,还是请读者打开书页吧。

2005,5,18,写于校完《梨花似雪》时

目次

我的一点说明	1
一 湖上的白帆船	1
二 纪事(一) 童年的记忆	10
三 春天的错误(一)	20
四 春天的错误(二)	28
五 湖边	39
六 颤动的夜	54
七 方真和宁蓝瑛的故事	61
八 纪事(二) 抗战前夕的乡村	75
九 周凤的故事	85
十 初进大别山	99
十一 终于见到了“未婚夫”	112
十二 初次接触	126
十三 纪事(三) 鲁集村	140
十四 在险峰上	149
十五 追	160
十六 喘	173
十七 鸛飞鸛落(一)	186
十八 鸛飞鸛落(二)	198
十九 山尖	210

二十	山路	223
二十一	山鸣(一)	239
二十二	山鸣(二)	252
二十三	纪事(四) 祠堂·女人们	266
二十四	山崩(一)	278
二十五	山崩(二)	289
二十六	山崩(三)	301
二十七	纪事(五) 乡村杂忆	313
二十八	春风暖又寒	330
二十九	这一年	343
三十	五月的湖水(一)	357
三十一	五月的湖水(二)	373
三十二	寒冷的岁月	385
三十三	湖上的寒风	403
三十四	团聚	419
三十五	母与女	431
三十六	浓雾	444
三十七	纪事(六) 乡村文化人	464
三十八	又一春	473
三十九	苦涩的爱	495
四十	又一种经历	511
四十一	春三月	526
四十二	完全不同的婚姻	541
四十三	不同的命运	556
四十四	纪事(七) 春残	574
四十五	黄承和周风的故事	590
四十六	变	609
四十七	天塌了	625

四十八	人间情	639
四十九	纪事(八) 艰苦的追求和觉醒	658
五十	风暴中	666
五十一	山雨欲来时	683
五十二	坚	711
五十三	新流亡者	727
五十四	生者与死者	753
五十五	苦涩与甜蜜	783
五十六	在春寒的天气里	813
五十七	梨花之梦	848

一 湖上的白帆船

不要问我是什么人！不要问我谁，也不要问我这是谁的故事，不要追问了，反正你只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一切便都明白了。

我现在是一个将死的病人。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在我写我的故事前夕，我真的已经很悲观了，也许正是因为有了绝症关系，许多早已忘却的人和事，早已忘却的那些我曾经亲历的或是我知道的许多场景，许多人的音容笑貌，许多人的遭遇和命运，许多切肤之痛的往事，许多缠绵的悲情和温柔，特别是我用了一生去爱的那个可敬的女人，都一起拥到我的梦中，侵入我的睡眠；有时，我知道我并未睡觉，不可能有梦，他们也来了，那么清晰，那么真切地向我逼近，这使我不仅惊异，甚至有点害怕了。这现象说明什么？是一种脑瘤病人的病态反映，还是我的神经上有了毛病？幻觉？幻听？幻视？幻思？使我的心难以宁静，难以进入一种我曾努力想进入的空空境界。

往日的一切是从何开始的？我思索，我也不得其解。那时我是早熟还是稚气未脱？我也难以说清。但是我一想到近日的梦，我便听到一种尖厉的刺耳的风声。这风声中常常夹杂着我们巢湖特有的波涛汹涌的狂吼声，夹杂着白帆船在风浪中挣扎的船体的扎扎声。我仿佛听见船上人的沉重的叹息声和低低的暗哑的哭声。接着，我便看见船的甲板上躺着一具尸体。这具尸体上的血浸透了包裹着它的白布，使白布上像是开满了色彩斑斓的花朵。一个身穿白色上衣，头上裹着白色头巾的妇女，正伏在这具尸体上

嚶嚶啜泣。她虽然在哭泣，仍然掩饰不了她的天然美丽。这美丽使她的年龄让人难以捉摸，你可以说她是年轻的女子，也可以说她已到中年了。她此刻哭得非常伤心，哭得已经气息奄奄，快要晕厥过去了。她的身边有一个半大的小子，是十四岁还是十五岁？说不准。还有一个比少年要小一些的姑娘，她最多也就十三四岁，但是她的神情，却古怪地显得非常成熟。她的个头身材远看都已像是成熟的美丽的姑娘了。这姑娘也伏在死者身上，大声喊着：爸爸，爸爸，你是被谁害死的？你跟我说呀，我要杀了他。少年则在一旁怯生生地想劝那两位伤心的女性而又不知从何劝起，于是，他也急得流起泪来。船上的人，似乎不忍心看这场面，都掉头去看湖上的风浪，而风浪便格外狂虐起来。巢湖一下子变得凶暴而残忍了。

整个的湖，发起狂怒，似乎想要吞噬掉这个世界。

这湖上的风浪，湖上的船，船上的死者的血渍和生者的哭泣画面，现在在我眼前，还是无比清晰。这清晰的画面，时至今日，也还使我心灵大为震颤，大为伤悲，因为后来的一切，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假使没有那人的死，后来许多事也许不可能发生，许多悲剧也就不会开始，即使发生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而我的命运也不至于随着时代、随着死者的一家而经常变化莫测，造成今天的这样的待死的我。

我的记忆或者是梦境，随着船上的画面展开。紧接着，我又从这条伤心的船上看见湖边村庄的黄土路上，正飞扬着恐怖的黄尘。黄尘里影影绰绰出现了许多人，这些人影被大风卷起的黄尘笼罩着，像是一条混浊不清的游龙向湖边游来。在这条游龙前面，还有一头高大的白马。马上有一个扬鞭骑者，鞭打着白马，向湖边奔驰。这时这条白帆船已经靠岸了，船上的人抬起死者正在下船。那个妇女和小姑娘也被人搀扶着下了船，那个少年紧跟着也跳下船来，船上护送死者的人，也都下船了。人们重新抬起死者，正准

备上路,那游龙似的队伍和那个骑马的人都从黄尘中跑过来了,抬尸体的人们一见这阵势都吓呆了。死者的担架还在人们的肩上,妇女和少女,也停止了哭泣,抬头向这边望着。那个骑白马的扬鞭汉子,早已跳下马来,他向后面的队伍一做手势,队伍立即两边分开,并且恭敬地举起手中的枪。骑马的汉子,站到了那伤心哭泣的妇女的身边,向这妇女望着。妇女泪眼模糊,她一抬头便看见这位赶来的骑马者了。她的美丽的眼睛里透出恐怖,显然这骑马者的出现使她大为震惊。她扶着死者的手,陡地离开了死者的身体,张开嘴想喊什么,却又出不了声,她脸色死白地僵在那里。她身边那个少女,奇怪地望着那显然是她母亲的妇女和那个骑马而来的汉子。那汉子此时掀开盖在死者身上的白布,看了死者一眼,立即重新把它盖上。少女注视着这个汉子的一举一动。她神情激动地问那少年:南民哥,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他们想干什么?那被少女叫做南民的少年,当然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是来做什么的,他只是觉得少女的嗓门太高,胆子太大了,她一点不怕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她见少年不答,便一下子推开那汉子,转身守护着死者,守护着妈妈。

骑白马的汉子,直起他的高大的身腰,他和妇女相望了一两秒钟,使用马鞭朝队伍做了一个指挥的态势,又朝抬尸体的人喊:你们起程吧。他喊着,同时便举起手,扬起手中的盒子炮,朝天上连放了三枪。他的枪声一响,队伍中所有的人,都哗地一声举起手中的枪,朝天上放起来。一刹那间,枪声大作,连湖上的风浪声都被镇住了。北去宿在湖边柳林里的雁群,也都惊得大叫着朝天空飞去。骑马的汉子,向死者行了一个脱帽礼,他的队伍也跟着向死者行了礼。汉子重新跳上马,一扬鞭,马便飞跑起来,他的队伍,也紧跟着沿着湖岸边的大堤跑步走了。像来时一样,迅速地消失在湖滩边的柳树丛里,不见了。剩下这里的抬尸体的人和妇女、少女、少年,一齐呆呆地望着那远去的汉子和他的队伍。过了好一刻才

有人醒悟过来，说：他是方真，是那个有名的湖上土匪。又有人说：方真？他来为大爷送行？他还真的是条好汉！

妇女又倒在担架上大声哭泣起来，妇女一哭，少女也哭了，抬尸体的人又开始起程了。风声也跟着大吼起来，天渐渐地暗了，大地一片灰蒙，远处的周村的灯火开始亮起来了。

提起周村，画面就重新展开了。这画面当然是在周村了。

周村是离巢湖不远的一个中等村庄，有八九十户人家，她是我的出生地，离我后来结识的比我年龄小不少的作家柱哥儿的家鲁村也不是很远。这是一座颇有一些名气的村子，是除了姓周还有不少杂姓的混合居住的村庄。村子是一色青瓦房，有大片的梨园，梨子品种好，很有名。周村因为靠湖有田可种有鱼可打，还有这些梨园，所以生活比较富裕。

这个村子一向是比较平静的，人们生活得很安定。可是我在前面说到的这天晚上，这个村子却沸腾起来了。村上一长排柳树丛里，梨园里，亮起了点点灯火。灯火在柳林梨园中游走，忽明忽暗，从那游动着的灯火影里，可以看到不少人影在向这边移动，那是周村的人，出来迎接他们所尊敬的刚刚我们已经在湖边看到过的死者——周兴的。

关于死者，他和我还沾点亲戚关系，是我的一个堂姨父。他原是一位老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在周村不管是周姓还是非周姓的人都一致爱戴和尊敬的人物。据说在国内的革命家当中他的威信很高，连北洋军阀都是既恨他又怕他。他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是一个在孙中山的革命队伍里的文武全才。

事件发生在所谓中国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是在芜湖执行任务时，被北洋军阀的土匪军队派人暗杀的。周村和鲁村完全不同，鲁村人以自给自足为乐，不问政治，周村的人却对政治充满

着热情。那时周村的人最欢迎南方的北伐军，最痛恨北洋军阀的土匪队伍。周兴是南方革命政府的要人，是周村最引以为荣的大人物大革命家。因此对于周兴的死，村上人无比悲愤，一致要为死者举行最隆重的葬礼。所以，当大家得知周兴的遗体就要到达周村时，村上人几乎全村出动，打着灯笼、火把跑出来迎接了。

黑夜中的火光，在田野里流动的景象，是非常动人的。以致相隔几十年之后，那景象在我的脑子里，仍旧非常鲜明，仍旧像在眼前。其实不仅是景象，而是那一天，那一晚所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铭心刻骨，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帝要让我的一生坎坷，让我的命运，随着岁月随着时代而颠簸沉浮，都和她结合到了一起。这好像是上帝的安排，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

现在我想，乘着那灯火还在柳林里游走的时候，应该说说有关我的一些来龙去脉了。聪明的读者很可能已经猜到那白帆船上的少年就是我了。一点不错，那少年确实是我。我叫罗南民，我是周村的人，可是我却在外地成长。我的父亲早年去世，我随着母亲生活。那年我虚岁十五岁了，就是在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我的寡母又突然去世了。她临死之前，把我托付给了她的表妹，就是周兴的夫人宁蓝瑛，宁蓝瑛就是船上的那个哭泣着的白衣女人。我在这一天以前一直就住在她的临时租住在城里的家中，我喊她姨妈。她的第二个女儿，就是在船上的少女，她名叫周凤。姨妈家还有两个女儿，大姐叫周丽，三妹叫周彩，她们都住在周村，都在上学。大的在上私塾，小的在念小学。我和她们没有见过面。宁蓝瑛和周凤原来也都在周村，只是不久前周兴要蓝瑛带一个女儿去城里陪他，她就带了二女儿来了。而我的母亲也正于此时突然病故，于是我就到了周家，就和周家发生了不可解结的关系，和她们的命运纠缠到一起，想分也分不开了。

现在再说那天夜晚的事吧。

那天夜里，我的心除了因为姨父的死而悲痛外，对于眼前的景